



LITTLE MEN
小男人

[美国]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著 陈玉立 译
译林出版社



小男人

[美国]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著 陈玉立 译

LITTLE MEN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男人 / (美) 奥尔科特 (Alcott, L. M.) 著; 陈玉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4 (2002. 10 重印)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Little Men
ISBN 7-80567-936-3

I. 小... II. ①奥... ②陈...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9129 号

书 名 小男人
作 者 [美国]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译 者 陈玉立
责任编辑 祝 巍
原文出版 Grosset & Dunlap, New York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印 刷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9.875
插 页 4
版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936-3/I·574
定 价 (精装本) 15.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这是一本适合于成长中的少年们阅读的书。那些在户外疯玩太久的男孩们，这本书能让他们很快安静下来。这是一本饶有兴味的书，一本极易点燃儿童们阅读欲望的书。即使是那些一旦让他们拿起书来就愁眉不展的孩子，也会被它牢牢地吸引住。他们会发现，书中的孩子耐特、丹、汤米、德米、埃米尔、南、黛西……原来都是自己非常稔熟的朋友、整日耳鬓厮磨的小伙伴，甚至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会发现，书中的孩子所想所做的也正是他们自己所想所做的。在日常生活中功课和玩耍填满了他们的所有时间，没有空暇对自己的行为掂量轻重，而在读这本书时，他们的心智却不知不觉地被书引导着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评判。

对于那些或多或少保留着一些童真的成年人，那些对生活怀抱真诚渴望的人们，这本书或许能帮助他们找回某种不经意中已经失去而又恰恰是自己需要的东西。我们回忆童年时，无论曾经充满着怎样的艰辛，总有一些地方闪耀着美丽而动人的光彩。这些闪光的亮点，其实就是人生的原初信念。正是这原初信念的发育壮大，支撑起个体生命的大厦。我们都同样地犯过错，有过过失，并为之痛悔不已。这些都和闪光的亮点一起

被我们带到成年，冥冥中支配着我们。倘若童年的生活犹如一段旋律不断地从我们的心头响起，那我们现在的生活也许会减少许多沮丧和一些我们并不乐意要的东西。童年生活既真实而又浪漫，它总是那么生机勃勃，从不失去希望。当家长与老师的作用力随着自己长大而渐渐退居我们生活的边缘时，我们可以深信不疑的就是我们的童年记忆、个体生命的初始历史。也可以说，一个丰富多彩的童年是人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对于已经为人父母的男人们和女人们，这本书就不止是诱发自己对童年温馨追忆的酵母。父母们望子成龙心切，可是常常又忘记自己童年所走过的路，忘记那时的所想所做，因此，在教子时免不了一厢情愿，自行其是，不知道如何因材施教。“恨铁不成钢”成为教育失败无可奈何的遁词。在儿童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性格、智慧，其实只是一种势能。这种势能未经训练，没有方向，无所谓对错、好坏，无目的性、两面性表现得最为充分。这是《小男人》所要告诉我们的内容之一，苦恼中的父母们或许在重温儿童心理时能领悟到何谓教育的艺术。

书中的巴尔夫妇身兼教师、父母双重职责，他们的梅园既是孩子们的家，又是他们的学校，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教育实验场。在《小妇人》中，巴尔先生和乔完成了从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在这本书中他们将收养孤儿、教育孩子作为他们神圣的事业。看过《小妇人》的读者一定非常关心他们后来的情况。生活在他们营造的环境中的孩子们都是些奇特、个性鲜明的少年。在这里他们过着正常孩子应有的正常生活，又拥有普通孩子所不曾拥有的——学校与家庭的结合，学习与劳动、生活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规矩与自由、团队精神与个人创造、知

识与情感均衡地发展着，生动地体现在每一个孩子身上。

全书共二十一章，每一章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由不同的孩子轮流担当主角。从它们独具匠心的相互连结中，我们看到生活在前进。

本书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是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一位著名女作家，《小妇人》、《小男人》、《乔的男孩们》是她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三部曲。有关作者的介绍，请参看《小妇人·译序》。

陈玉立

写于京城国子监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日

献 给

弗雷迪和约翰尼

因了他们，她才有了她生命中最美好和
最快乐的那段时光。

——爱你们的“威迪姨妈”

目 录

译 序	(1)
第 一 章 耐特	(1)
第 二 章 男孩们	(15)
第 三 章 星期日	(23)
第 四 章 台阶	(41)
第 五 章 馅饼锅	(52)
第 六 章 点火者	(70)
第 七 章 淘气的南	(89)
第 八 章 恶作剧与游戏	(99)
第 九 章 黛西的舞会	(110)
第 十 章 重进家门	(123)
第 十 一 章 特迪叔叔	(140)
第 十 二 章 黑果	(154)
第 十 三 章 金发姑娘	(177)
第 十 四 章 莫逆之交	(185)
第 十 五 章 柳树林里	(205)

第十六章	驯马	(223)
第十七章	作文日	(233)
第十八章	庄稼	(247)
第十九章	约翰·布鲁克	(257)
第二十章	火炉边	(270)
第二十一章	感恩节	(291)

第一章

耐 特

“先生，请问这是梅园吗？”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向开门的男人打听道。马车走了，把男孩留在了大门外边。

“是的。谁打发你来的？”

“劳伦斯先生。我这儿有封给夫人的信。”

“好的，进屋去吧。把信交给夫人，她会关照你的，小家伙。”

男人说话态度和蔼。小男孩往门内走去。男人的话让他宽慰。春雨落在初绿萌动的草地和树木上，透过迷蒙细雨，耐特看到了前面有一座颇为庞然的方形屋宇——看上去热情友好，好像随时准备接纳他。门廊古朴，台阶宽大，窗户透射着亮光。窗帘和百叶窗都无法遮住它们那令人心醉神驰的闪烁。耐特在敲门前停了片刻，他看到了墙上映出的舞姿婆娑的剪影，耳畔传来带着稚嫩童音的悦耳歌声，感到像他这样无家可归的“小家伙”怕是无缘消受这温暖、舒适与光亮。

“但愿夫人肯关照我。”他心里想着，怯怯地用那青铜大门环敲了一下门，门环是一个神态快活的兽头。

一个面色红润的女佣打开门，微笑着接过他默默递过来的信。她大概已习惯于接待陌生的男孩，于是她指了指大厅里的一个座位，点了点头，说道：

“坐那儿吧，把潮鞋放在脚垫上，我把信送给太太。”

耐特等待着，同时发现有好多好玩的东西。他好奇地四下张望，欣赏着他看到的一切。他乐意在这门旁微暗的隐蔽处，不惹人注意地观察着周围。

这座房子里好像有成群结队的小男孩，他们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消遣来打发这雨天的黄昏。这些男孩无处不在。“楼上、楼下、夫人的卧室里”，从各个敞开的房门后面露出一群一群的快乐的大男孩、小男孩，还有半大不小的男孩，他们正在进行各种晚间游戏，但并不显得喧哗。右边两个大房间显然是教室，四处杂乱地摆着书桌、地图、黑板和书本。敞开的壁炉燃着炉火，几个孩子懒洋洋地仰面躺在炉前，讨论新的板球赛场地问题。他们谈得正起劲，只见靴子在空中乱舞。角落里一个高个儿年轻人正在练习吹笛子，丝毫不受周围喧闹环境的干扰。还有两三个孩子在桌子上腾跃，时而歇下来喘喘气，看着黑板上的滑稽漫画大笑——一个小家伙在一块黑板上速写整个房子里的景象。

左边的屋子里可以看见一张长条餐桌，桌上放着几大罐新鲜牛奶、一块块的黑面包和白面包，还有一堆堆精致的闪着光泽的姜饼，这些都在吸引着孩子们。空气中弥漫着烘烤的香味，提醒那是在烤苹果，这强烈地挑逗着这个饥饿的小人儿的鼻子和胃。

然而，大厅里呈现的景象最有吸引力。楼上通道里正进行一场欢快的捉人游戏。楼梯的一个平台用来玩弹子，另一个用来下跳棋，而楼梯却被占作别用：一个男孩在那儿读书，一个女孩在为她的洋娃娃、两只小狗和一只小猫唱摇篮曲，小男孩们不停地、接二连三地顺着楼梯往下滑，完全不顾及衣服，也不替自己的胳膊腿的安全着想。

耐特完全被这激动人心的嬉戏迷住了，他大着胆子一步一步地挪出角落。一个浑身是劲的男孩滑得太快，控制不住，结果砰的一声从楼梯上摔了下来。除了他这颗脑袋，任何脑袋都会被摔碎

的。经过十一年不停的摔打碰撞，这个脑袋已是坚如炮弹。这时，耐特忘掉了自己，向倒下的骑士跑去，估计他已摔得半死了。可是，那个男孩只是飞快地眨了眨眼睛，若无其事地躺在那儿，朝上看着这张新面孔，出人意料地说了声“哈啰”。

“哈啰！”耐特回答。他不知道还该说点什么，他想这个回答方式倒是简洁方便。

“你是新来的？”躺着的小伙子一动不动地问道。

“还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耐特·布莱克。”

“我叫汤米·邦斯。过来一起玩，好吗？”汤米站了起来，像是突然想起了友好待客的义务。

“我想不行。得先看看让不让我呆下来。”耐特回答说。他感到想呆下去的愿望每一刻都在增长。

“哎，德米，这儿有个新来的，过来招呼一下吧。”精力充沛的汤米又兴致不减地去滑他的楼梯了。

听到喊声，在楼梯上读书的男孩抬起一双棕色的大眼睛朝这边看了看。他迟疑了片刻，似乎有点腼腆，然后把书夹在腋下，严肃地走下楼梯来迎接新伙伴。耐特从这位身材修长、目光柔和的男孩那张生动的脸上，发现有种非常吸引人的东西。

“你见过乔姨了？”他问，仿佛这是某种重要的仪式。

“除了你们这些男孩，我谁也没见着。我在等。”耐特回答。

“是劳里姨父让你来的吗？”德米礼貌而又严肃地继续问道。

“劳伦斯先生让我来的。”

“他就是劳里姨父。他总是送来一些不错的男孩。”

听了这话，耐特露出了得意的神色。他笑了，笑容使他瘦削的脸变得很生动。他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些什么。于是，两个人便站在

那儿，友好地、默默地相互注视着，直到有个抱着洋娃娃的女孩子过来。她长得和德米很像，只是个头没那么高，脸更圆、更红些，眼睛是蓝色的。

“这是我妹妹黛西。”德米宣布，像是在展示一个珍贵的稀有动物。

孩子们相互点头致意。小女孩露出愉快的笑靥，友善地说：

“我希望你留下来。我们在这儿过得开心极了，是不是，德米？”

“没错。这就是乔姨办梅园的目的呀。”

“这里看起来真的是个挺好的地方。”耐特说，他觉得应该对这两个令人感到亲近的年轻人作出反应。

“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是不是，德米？”黛西说。显然，她认为在所有的问题上，哥哥都是权威。

“不。我想格陵兰岛更有趣。那里有冰山和海豹。不过，我喜欢梅园，它的确是个适宜生活的地方。”德米回答，他刚才正津津有味地读一本有关格陵兰岛的书。他正要给耐特看书上的画并讲给他听，这时，女佣回来了。她朝客厅门点点头，说道：

“好啦，你可以留下来了。”

“我真高兴。咱们去见乔姨吧。”黛西挽起耐特的胳膊，她那优雅的保护者的神情，使耐特立刻解除了拘束。

德米又去读他心爱的书了，而他的妹妹领着新来者来到了后面的一间屋子。屋子里一位体格健壮的先生正在沙发上和两个小男孩嬉闹，一位身体单薄的女士刚读完一封似乎被反复读过的信。

“他来了，姨妈！”黛西叫道。

“这就是我新来的男孩？见到你很高兴，亲爱的。希望你能在这儿能过得快乐。”女士说着，将他搂进怀中。她带着母亲般的神情，爱怜地用手将耐特的头发往后拢了拢。这一切使得耐特那颗孤单弱小的心渴望着贴近她。

她一点也不漂亮，但是她有着一张快活的脸。这种脸似乎从来脱不掉孩子气，她的言谈举止也是这样。她的这些易于意会却难言传的特性，使她成为那种和蔼可亲、令人愉快、好打交道的人。正如孩子们所说，整个儿一个“乐哈哈”。她抚弄着耐特的头发，看见他的嘴唇在微微颤抖，她敏锐的目光变得更加柔和了，也把这个破衣烂衫的小人儿搂得更紧了。她笑着说：

“我是巴尔妈妈，那位先生是巴尔爸爸，这两个是小巴尔。孩子们，过来见见耐特。”

三个摔跤手欣然从命。那个健壮的男人两肩各驮着一个胖乎乎的孩子，走过来欢迎新来的男孩。罗布和特迪只朝他咧嘴笑了笑，巴尔先生和他握了握手，指着炉边的一张矮椅子，热诚地说：

“孩子，已经为你备好了地方。快坐下来，烤烤湿透了的脚。”

“脚湿了？啊，是的。亲爱的，快把鞋子脱下来，马上给你拿干鞋子来。”巴尔夫人嚷着，像上足了发条似的忙碌起来。耐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转眼间就发现自己的脚上已穿上了干净的袜子、暖和的拖鞋，舒舒服服地坐在了小椅子上。而他只说出“谢谢你，夫人”。他的语调充满感激，巴尔夫人也很感动。她的目光再次变得温柔起来，快人快语地说道：

“这是汤米·邦斯的拖鞋。他在屋里从来想不到穿鞋。这双鞋不给他穿了。鞋子太大，但这样更好，穿上它你就无法很快从这里逃掉了。”

“我不想逃走，夫人。”耐特伸开他那脏兮兮的小手，在令人惬意的炉火前烤着。他心满意足地长舒了口气。

“那太好了！现在我要让你烘得暖和些，想办法去掉让人难受的咳嗽。亲爱的，你咳了多久了？”巴尔夫人一边问，一边在她的大针线篮里翻寻着，想找出一块法兰绒布。

“整整一个冬天。我感冒了，不知怎的总也好不了。”

“这也难怪，住在那种潮湿的地下室，况且这小人儿几乎是赤身露体！”巴尔夫人低声对丈夫说。他丈夫正看着男孩，机敏的双眼注意到了男孩瘦削的双颊、发热的嘴唇，以及嘶哑的声音。他不一会儿便要咳嗽一阵，打着补丁的夹克衫下面，弯曲的双肩咳得直耸动。

“罗宾^①，小伙子，快跑去找阿姨，让她把咳嗽药瓶和搽剂给你。”巴尔先生和妻子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

耐特对这种准备工作心里有点儿打鼓，可是，当巴尔先生带着滑稽的表情，悄悄地说出下面的话时，耐特忘记了担心，放声大笑起来。

“听，我那小淘气特迪在使劲咳嗽。我给你的止咳糖浆里有蜂蜜，他想喝。”

药瓶拿来时，小特迪把小脸咳得通红。于是，在耐特勇敢地喝下一剂药后，特迪被允许舔药勺。喝完药，耐特的喉咙用一块法兰绒布裹上了。

治疗方案开头的几个步骤还没完成，大钟便敲响了，只听见嘈杂沉重的脚步声在穿过大厅，是开饭的时间了。一想到要见到许多陌生的男孩，腼腆的耐特就不由得紧张起来。然而，巴尔夫人朝他伸出了手，罗布则以保护人的姿态说道：“别怕，我来照顾你。”

十二个男孩，一边六个，站在他们的椅子后面，迫不及待地蹦着跳着。那个吹笛子的高个儿努力让他们抑制一下强烈的食欲，可是谁也没坐下来。巴尔夫人坐到了茶壶后面她的位子上，特迪坐在巴尔夫人的左边，耐特坐在她的右边。

“这是新来的男孩，耐特·布莱克。晚饭后你们可以相互认识一下。轻一点，孩子们，轻一点。”

^① 罗宾是罗布的爱称。

她说话时，大家都盯着耐特看，然后迅速就座。他们本想做到井井有序，结果还是乱了阵脚。巴尔夫妇想方设法培养孩子们良好的就餐举止，通常他们还是做得像模像样，因为规矩并不多，而且合乎情理。孩子们懂得，有这些规矩是为了做事情时轻松愉快，也就尽量遵守。但是，有的时候不用高压手段制服不了这些饿狼般的孩子，放了半天假后的星期六晚上尤其如此。

“这些可爱的小子们，就放他们一天的假，让他们尽情地狂吼乱叫、打打闹闹去吧。没有充分的自由和玩乐，还叫什么假日？就让他们每周一次为所欲为。”古板的人们想搞清楚，一向安稳持重的梅园屋顶底下何以容忍滑楼梯、打枕头仗以及应有尽有的纵情游戏，这时，巴尔夫人总会这样说。

有时，房顶仿佛确实面临被掀翻的危险。幸而从未掀翻过，因为无论何时，巴尔爸爸的一个字就能产生安静的效力。孩子们懂得自由是决不能滥用的。所以，尽管有许多不太乐观的推测，学校还是办得很红火，学生们于不知不觉中渐渐受到了行为举止、道德规范的教育。

耐特发现自己坐在高高的牛奶罐后面，是个好位置。汤米·邦斯靠近桌角，巴尔夫人就在近旁，只要他的盘子和杯子空了，很快就会添满。

“那头坐在女孩旁边的男孩是谁？”在一片笑声的掩护下，耐特低声向年轻的邻座问道。

“那是德米·布鲁克。巴尔先生是他的姨父。”

“这名字好奇怪！”

“他真正的名字叫约翰，但是他们叫他德米·约翰，因为他爸爸也叫约翰。那是个笑话，懂吗？”汤米客气地给他解释。耐特并不懂，但是他有礼貌地笑了笑，又很感兴趣地问：

“他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吧？”

“我敢说是的。他懂得很多，什么书都读。”

“他旁边的胖子是谁？”

“哦，那是肥肥科尔。他叫乔治，可是我们叫他肥肥，因为他吃得太多。巴尔爸爸旁边的小子是他的儿子罗布。还有，那儿是大弗朗兹，他的侄儿。他教些课，可以说，他照管我们。”

“他会吹笛子，是不是？”耐特问。这时，汤米一口塞下了一个整的烤苹果，没法说话了。

汤米点点头。在这种情形下，很难想象他能很快恢复常态，可是转眼间他又说起话来。“嗯，难道不是吗？有时我们还跳舞，跟着音乐做体操。我喜欢鼓，我打算尽快学会打鼓。”

“我最喜欢小提琴。我还会拉呢。”耐特说，谈到这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他开始推心置腹了。

“你行？”汤米圆瞪双眼，隔着杯子饶有兴味地瞧着耐特。“巴尔先生有一把旧提琴，你要是想拉他会让你拉的。”

“行吗？哦，我多么想拉啊！要知道，我以前和爸爸还有另一个人一起，拉着琴到处流浪，后来爸爸死了。”

“那多有意思！”汤米神往地叫道。

“不，那很可怕。冬天那么冷，而夏天又是那么热。我很累，有时他们冲我发脾气，我还吃不饱。”耐特停下来咬了一大口姜饼，仿佛要确证一下艰难的日子已经结束。接着他又惋惜地说道：“可是，我真爱我的小提琴，我想它。爸爸死后，尼古拉拿走了琴。因为我有病，他不再要我了。”

“要是你拉得好，你可以参加乐队。肯定可以。”

“这儿有乐队？”耐特眼睛发亮了。

“没错。一个快乐的小乐队，全是男孩。他们举办音乐会什么的。你等着看明晚的节目吧。”

汤米说完这些让人振奋的话，又接着吃他的饭了。耐特面对着